



立夏节烽火

续集二

纪念立夏节起义五十七周年

(一九二九——一九八六)

中共金寨县委党史办公室

一九八六年五月

编 者 的 话

值此立夏节起义五十七周年到来之际，我们汇集了有关我县革命历史的回忆录二十六篇，编辑成《立夏节烽火》续集（二）奉献给大家。这些文章是革命前辈们用鲜血书写的历史，是我们进行四化建设的最宝贵的精神食粮。

在这本书里，我们将会看到立夏节起义前后党领导人民群众为向反动派夺取武装、建立政权的伟大壮举；看到党领导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、保卫根据地的英勇斗争；看到人民解放军在孟良崮战役全歼蒋介石御林军的壮丽篇章；看到我县最后解放的动人情景；看到革命前辈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，百折不回，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；看到在革命斗争中党和人民群众之间鱼水深情和同志之间相依为命、生死与共的战斗友情。

这本书，愿能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：“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；像我们前辈那样，像我们的先烈那样，永远当一个革命者，永远当一个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。”（给广西《革命回忆录》的题词）

在此，我们谨向书中著文的革命老前辈，致以崇高的敬意。

一九八六年五月

目 录

编者的话	(1)
沙河地区革命斗争的回忆	葛海洲 (1)
竹根河上	雷伟和 (5)
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片断	傅春早 (18)
在张国焘肃反的日子里	张貽祥 (24)
鄂豫皖苏区第三红军医院	蒋本山 (31)
红八十二师战斗在皖西北	<u>林维先</u> (37)
艰苦的战斗历程	王 营 (53)
回忆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	王永亮 (59)
四次反围剿前红四方面军的情况与张国焘的 错误作战方针	雷 震 (74)
回忆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	<u>徐海东</u> (81)
苏区经济合作社	肖福田、陈法锐、何聚成 (88)
战斗在大别山的日子	余正旺 (94)
回忆中共皖西北道委会第二次成立前后	朱国栋 (107)
三路游击师	刘忠华 (116)
忆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	<u>林维先</u> (128)
艰难的历程	陈 祥 (148)
忆赤城县委	石裕田 (172)
从团山到鹞落坪	夏 云 (182)
血染战旗旗更红 ——金刚台游击战回顾	徐其昌 (196)

洪家大山战斗营…………… 葛明龙 (211)

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

红军中政治思想工作的回忆…………… 李声和 (220)

红二十八军被服厂…………… 李正清 (225)

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

的医疗卫生工作…………… 汪 浩 (233)

“御林军”的覆灭…………… 方升普 (261)

稳定后方 牵制敌人

——回忆金寨县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… 张延积 (273)

解放战争时期金寨县党政军建设情况的回忆

——给中共金寨县委党史办公室的

一封信…………… 王相卿 (286)

• 资料综述 •

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金寨县境的

土地改革…………… 陈道荣 (290)

沙河地区革命斗争情况的回忆

葛海洲

沙河地区在大革命时代属商南，和湖北接壤，也是鄂豫皖三省结合部之一，山高林密，有群众基础，利于革命活动的开展。早在一九二四年，就有在外地求学的徐义达、余宗孚、张子敬等多人回乡以禅堂学校为掩护，进行秘密的革命宣传活动。一九二六年冬建立党支部，到一九二七年夏，改为特支，下设禅堂、香铺（包括胭脂、河坪）、关王庙三个支部。原支部和后来的特支主要负责人为徐义达同志，并兼任关王庙支部书记。

一九二六年，正是地方政府苛捐杂税严重，地主豪绅对贫苦农民压迫剥削异常残酷的时刻，广大的贫苦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挣扎在死亡线上。徐义达、余宗孚等同志为了率领贫苦农民抗捐抗税，和豪绅地主作斗争，他们一面宣传教育农民，一面从事组织农民协会的筹备工作。一九二七年上半年，县农协会派刘再山、徐润亭、廖炳国等同志来禅堂帮助组建农协会，不久，于禅堂召开了群众大会，正式成立三区农协会。接着又于同年七、八月间，在徐义达、余宗孚、曾广成、方子山、汪少香等主持下，于梓树坪召开了有沙河、关王庙、葛藤山、蔡氏祠等地贫苦农民参加的第二次大会。这次大会喊出了“打倒帝国主义！”“打倒土豪劣绅！”

“反对苛捐杂税！”等振奋人心的革命口号，表现出农民需要组织起来，农民需要革命的呼声。会后，在农协会的带领
下，均了一些地主豪绅的粮食。从此，就揭开了沙河地区农民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序幕！

农民组织起来了，地主豪绅害怕农民的力量，纷纷逃到商城县央求派武力镇压。于是王化洲匪部约一百余人，于九月上旬来到沙河地区镇压农民革命运动。当匪军来到沙河梓树坪时，农协会得知消息后，调动界岭、关王庙、胭脂、河坪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和农协会会员，还有自动参加的群众几千人，手持大刀、长矛，抬着土炮、九节雷，外加四十支钢枪，还有南溪的林伯宣也率领二十支钢枪的农民自卫军前来支援。浩浩荡荡的农民大军分别赶到梓树坪与匪军对垒。匪军见我人多势众，未敢开战，立即撤退，当退至关王庙时，被我农民军包围。为了免于伤亡，我方派彭土地至敌营说降，狡猾的敌人要我方派负责人去谈判投降的条件，我即派赵瑞祥、彭洪昌、胡绿喜等四同志去谈判。敌乘机将我四同志押前阵，从关王庙街西门往银山冲方向溃逃。农民军上当受骗，奋起直追，赵等四同志乘敌慌乱之时逃脱，四来继续指挥战斗。敌人退到银沙畈，又退到饿牛岭，这时敌人的增援部队赶到，乘我农民军猛追之势，立足未稳，反攻过来。由于敌人火力猛，我农民军又猝不及防，于是败退下来，四处溃散，还死伤了四十余人。一场农民自卫的战争就这样失败了。这次战争虽然失败了，可是它显示出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，初露的锋芒震慑了反动派。遂后河南派顾敬之团匪进驻关王庙，湖北派郑其玉团匪屯兵禅堂，不少地主武装也随之建立起来，四面八方围剿贫苦农民，妄图把农民革命运动扼杀于摇篮。

筐之中。这一切都是徒劳的，历史证明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。这个时候，徐义达等同志秘密地做好了战争失败的善后工作，便立即重新组织力量，开展革命活动。

一九二八年春荒，广大的贫苦农民，本来就遭受严重的政治压迫，残酷的经济剥削，极端贫困。当时面临着春荒，地主豪绅又乘机索债逼租，变本加厉，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。徐义达、赵瑞祥、余宗孚、余品高、李春荣、夏仕国、余大头等同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，为了使贫苦农民渡过春荒，为了挽救沙河地区的农民革命运动，他们不怕辛劳，不顾安危，走遍了沙河地区的山山水水，终于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，在全地区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均粮斗争。把禅堂的周姓、张姓、漆姓、詹姓，关王庙的熊姓、黄姓，河坪胭脂的闵姓等地主豪绅的粮仓全部打开，将粮食全分发给断了炊的贫苦农民，使得贫苦农民渡过了春荒。

这次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威风。那些罪大恶极的土劣们，深感他们的财产不保，就连生命也难以保全。所以他们勾结土匪官僚，采取更加残酷的手段扑灭革命烈火，派了大批的反动武装进行烧杀抢掠，镇压农民革命运动。有很多革命群众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。沙河地区有些农民运动的领导人，如李春荣、夏仕国、余大头、肖登银等同志被敌人杀害在禅堂河湾里。徐义达同志在丁家埠，被地主漆先举发现后告密，落入反动派之手，被押送到商城县城。地下党组织曾设法营救，但是没有成功。一九二八年底，徐义达同志在商城城里遭敌人杀害。沙河地区的农民革命运动再次遭敌破坏，党组织和农协会转入地下，隐蔽待机。

一九二九年初，余宗孚、赵瑞祥、徐润亭、余品高等同

志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从事紧张的革命活动，再次地组织农民。立夏节这一天，他们配合整个起义的部署，进行暴动。夜里赵瑞祥、杨科、余宗孚、廖业琪、徐润亭、余佩洲、林英志、罗继西等三十余人，火烧了福禄庵，俘敌二十多人，缴枪十多支。接着打下了大恶霸地主漆继堂的庄园，漆继堂逃脱，捕杀了漆继堂的三个儿子。

白沙河暴动成功了，整个立夏节起义成功了！成立了工农红军三十二师。从此，革命由低潮又走向了高潮。

（周祥璧整理）

竹 根 河 上

雷 伟 和

竹根河，正象它的名字，是由无数条竹须般的溪流汇成的一道山涧，从斑竹园流出，经丁家埠，注入史河。

它不过是大别山区一条普普通通的小河，但却深深嵌入我的记忆，在我心中奔流。时刻映照出四十年前一段艰苦的游击生活，映照出活动在小河两岸的游击队员的战斗英姿……

把“地头蛇”撵进老母洞

活动在竹根河上的游击队，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关头崛起的，又是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成长的。

一九三二年秋冬，随着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斗争的失利，红军主力的西去，地方反动势力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卷土重来，在皖西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。在白沙河上楼房，敌人一次就杀害我革命群众一千二百多人。在郭家园螺丝吐肉的一块田里，匪徒们刀砍我革命干部和群众，从日出砍到日落，尸骨成山，血流成河。敌人除了这狠毒的一手外，还使出险诈的一招：在地方物色代理人，通过他们逼迫苏区群众插白旗，妄图征服民心。

大别山人民是有骨气的。竹根河两岸的群众宁死不屈，大屠杀吓不倒他们，要他们插白旗更是办不到。他们背起吊

锅，离开家园，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奔上了山，年轻力壮的，当过干部的，红军转移时掉队的，集结一起，志同道合，拉起了一支游击队，以竹根河两岸为基地，以西家大山为界，开展对敌斗争。

这时候，被敌人选中的一个名叫田继显的地头蛇，开始露头了。此人一贯包揽词讼，敲诈人民，恶贯满盈。他组织一支民团，依仗国民党正规军的势力，专门对付游击队，群众恨透了他，游击队也想除掉他。

但是除掉田继显很不容易。因为他活动在西家大山以东的一带，那里驻有国民党四十七师师部和它所属的一个团部和一个连部，田继显就在主子的卵翼下作他升官发财的美梦。而我们游击队又势单力薄、缺乏经验，所以，这条地头蛇虽经我多次侦缉，却几番未能就擒。

一次，田继显带着十几个人，拉了群众的两条牛，到田上湾宿夜。游击队侦悉后，连夜绕过西家大山，去打田继显。这天夜间天很黑，我们二十多人分两班，从前后门包围这个庄子。我们攻前门的一班，刚到屋侧的大竹园，还没来得及围上，攻后门的同志就用石块将门砸响了，一下惊动了敌人，一个个都溜了，游击队扑了个空。

以后接连打了几次，也未抓到田继显，但毕竟使他胆战心惊，坐立不安。终于这条毒蛇被我们撵进了老母洞。

老母洞位于西家大山斜对面，又大又深，能住得下百把人。石洞上端是陡壁，下边是悬崖，只有南侧一道曲折的小道，淹没在浓密的树林里。田继显钻进老母洞后，又在洞口设了岗哨，白天出洞作恶，团丁前呼后拥，夜晚深居洞穴，戒备森严，简直是万无一失。

眼看田继显钻进老母洞，抓不住，打不着，怎么办？游击队员们急中生智，打起了离洞口里把路那个荆竹园的主意。一到天黑，游击队员们就抄老母洞附近的一条小路，进入荆竹园，隐藏在茂密的竹丛里，伺机打击敌人。

游击队员第一次打死了叛徒江学如，第二次打死了民团副队长田义清，就等于砍掉了田继显的左右膀，挫败了他的凶焰。

江学如原是竹根河游击队队员，因经不住艰苦斗争的考验和田继显的威胁利诱，在夺走另一个游击队员的枪以后，投入了田继显的怀抱。可恶的叛徒，将我游击队的内部情况，活动线索，统统提供给了敌人，还常常为敌人带路清剿游击队，邀功请赏，给我们的活动带来很多困难。

这天晚上，隐蔽在荆竹园里的游击队发现江学如走出石洞，溜进了钟鼓楼山沟里的岗棚，立即跟踪前去。未等叛徒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，队员们挥起钉耙，将他活活砸死，为人民除了一条害虫。

叛徒被处决的消息传入老母洞后，田继显十分惊慌，一个姓方的民团排长，为了替主子壮胆，竟跑到洞口大骂游击队，当即，游击队回敬了他一阵排子枪，打伤了他的一条狗腿后悄然离去。

紧接着，副队长田义清的丧命，就更使田继显震惊了。还在白天，田义清带领随从出洞时，就引起我游击队员的注意。游击队员看好地形，定好射程，打好埋伏，专等天黑田义清回洞时，给他一个迎头痛击。

果然，天一黑，田义清的脚步声就从山下传来了。当敌人接近荆竹园时，叭！游击队员一枪便将田义清击倒在地，

终结了他的狗命！

对于田继显来说，副队长的死，却非同小可，竟伤心地大哭一场。从此，不敢肆无忌惮地残杀革命群众，不敢跟游击队作对了。

田继显被游击队撵进老母洞，时间达一年多之久。直到一九三五年春，我调往一路游击师交通队，离开竹根河时，他仍龟缩在洞内。但这条地头蛇终究没有逃脱覆灭的命运，最后被人民镇压了。

黑石崖上的“神枪手”

小小的竹根河游击队，论人枪不过三十余，论战斗经验又很缺乏，但是，我们人熟地熟，个个年轻力壮，更主要的有对共产党对红军的热爱所激发出来的勇敢精神。所以能搅得国民党正规军（一个师）和地方民团晕头转向，屡屡败北。而敌人想打我们这支来无影、去无踪的游击队，那简直如从大海中捞取绣花针。

一九三三年夏秋，驻在西家大山以东钟铺湾的敌人，常常跨过竹根河，进入界牌冲，前往蔡家畈一带“清剿”。因为那里是皖西北道委、一路游击师活动的地方。每次，敌人都是早出晚归，来回过两次竹根河。我们站在林家岗上看得清清楚楚。特别在傍晚时分，敌人背着、提着或挑着从群众家壁抢来的粮食、瓜菜、鸡鸭等等，满载而归，游击队员见了，胸中燃起万丈怒火，恨不得杀绝这伙横行乡里的白狗子。

终于，游击队想出了一个惩治的办法：专揍白狗子的屁股。

这天傍晚，敌人在蔡家畈折腾一天后，返回钟铺湾，又

经竹根河山区的所谓大路（其实很狭窄），敌成单人纵队行走，队伍拉得很长很长。白狗子们带有抢来的老母鸡、南瓜，还有席子，一路大摇大摆，趾高气扬。队伍后尾的一连敌人来到河边了，有的解下绑腿，脱下鞋袜，准备蹚水；有的坐在河边的石头上，把枪放在地下，悠闲地抽烟、聊天、哼小曲。这时，隐蔽在山林里的游击队员，乘其不备，猛烈射击，只一刹那工夫，干掉了十几个敌人，还缴获了钢枪。等到前边的敌人发觉了，游击队早已跑得无影无踪。敌人一走，游击队又下河缴获胜利品——从敌人尸体上剥下一套套军装，留作开展伪装战术之用。

采用这个办法果然有效，游击队取得了一些胜利。但到后来，敌人每次过竹根河时，就在山林里隐蔽一个连，作为后卫，这个办法就失灵了。

一招失灵，又生一策。对付敌人，游击队是有办法的。不久，一个游击队的神枪手导演了一幕黑石崖上的“喜剧”。

黑石崖，矗立在竹根河畔的西小湾，崖的四周长满密密的杂树、灌木和荆丛。一到深秋，满山是红艳艳的果子，平日藏百把几十人，丝毫不显踪影。

这是三三年深秋的一个傍晚，敌人又一次外出“清剿”回营，顺顺当当地涉过了竹根河。现在用不着提防游击队揍它的屁股了，敌人满以为可以一路平安、畅通无阻，不曾想到游击队还会有别的办法对付他们。

砰！河空上突然一声枪响，队伍后尾的一个白狗子，立刻饮弹倒下。敌人在懵懵懂懂，砰！又一声枪响，又一个白狗子应声倒下。

敌人惊疑地望望四周，四周一片寂静，除了竹根河水在

缓缓流淌，毫无动静。

砰！砰！砰！……白狗子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。这下队伍就乱套了，有的钻到山边的林子里，有的趴在地下。

敌人发觉枪弹是从河西山上射来的，可是经过一番仔细窥测，也只看到一片黑乎乎的草木丛，烘托着那块高高的陡陡的黑石崖，象是大别山的一个巨人，巍然挺立在那里，怒视着他们。

敌人摸不清这山上究竟有多少游击队，更弄不懂这是一种什么打法。于是一个团的人慌忙舍路上山，丢下十几具尸体，顺山边林子逃跑了。

第二天，敌人要向游击队示威了。他们开来了大批人马，抬来重机枪、迫击炮，劈里啪啦，轰隆轰隆，对准黑石崖猛轰猛打，从早上一直闹到中午，打得山崩草木飞。打够了以后，敌人过河上山，大概是想目睹一下游击队全军覆没的惨象。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，只有那些幸存的树木迎风摇曳，发出沙沙声，象是在嘲笑这伙穷凶极恶而又愚蠢透顶的“胜利者”。

听到敌人猛击黑石崖的枪炮声，游击队员们都乐不可支。敌人的枪炮越猛烈，大家就越快活。说穿了，这幕喜剧只是一位姓詹的普通游击队员所一手导演的。那天，正是他独自一人，隐蔽在黑石崖上，从树丛中射击敌人的。他是游击队的神枪手，一枪一个，弹无虚发，一口气就击毙十几个敌人，逼使一个团的敌兵狼狈逃窜。第二天又让敌人付出那么大的代价，而游击队却没伤着一根毫毛。

黑石崖的这幕喜剧一传开，当地群众都说，游击队一人能击溃敌人一个团，真是万夫莫当。这话未免夸张，但表达

了群众对游击队的智慧、力量的赞扬，对正义战争的歌颂。

为了保护山乡火种

我们游击队常住的地方，叫金家湾，是个二三十户瓦房毗连的大庄子。背靠青山，面对谷场、水塘，侧有大片竹园，又有一座山岗，横在前边作为屏障，既清幽又安全。站在岗上瞭望，汨汨的竹根河水，以及河畔的田野、道路，尽收眼底，便于我们观察敌人的动向。

一九三三年秋的一天，皖西北道委的一位负责同志，在金家湾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。参加的都是苏区的政府干部和党、团骨干，约百十人。会议开到半夜才散，到会的人都在庄子里宿夜。我们游击队的四个班战士，拥在厅屋里，头枕背包，怀抱枪支，和衣而睡。

就在拂晓前，人们酣睡时，忽然被一阵密集的枪声和子弹落到屋顶瓦上的撞击声惊醒。只听队长方升堂同志大声命令：“穿好鞋，快！跟我来！”大家从铺上一跃而起，跟着队长奔出大门。

这天夜里偷袭的敌人有一个营，外加民团三十多人，他们是从竹园与水塘之间的小路进来的。在小路口，我们将一棵竹子扳弯伸向塘沿，作为障碍物挡住了路口，游击队的哨兵就放在塘沿。敌人偷袭时，拖动竹子，发出了声响，惊动了哨兵。哨兵刚一盘问，敌人立刻朝他打了一枪。哨兵负伤后，悄悄地退到山边，从厕所的花墙眼里向敌人射击，向游击队报警。

我们到了大门时，敌人已经到了门外谷场上。在下弦月

的映照下，我们看到一团团黑影在移动，约有一个班。在竹园那里，埋伏着更多的敌人。

游击队被包围了，道委的负责同志和与会的同志被包围了。一见这情景，我们立刻意识到形势的严重，处境的危急。如果让敌人偷袭得逞，不仅游击队全军覆没；更重要的是与会同志，必将全遭损失。这些同志是斗争中的骨干，山乡的火种。保护他们的安全转移，粉碎敌人的包围，是我们每一个游击队员的神圣使命。

打！方队长一声命令，大门两边射出一阵排子枪。冲！乘敌人慌乱间，队长领头冲出去，队员们紧紧跟上，径直奔向屋后的高地，抢占制高点。这时，在游击队的掩护下，参加会议的同志从边门撤离，向附近的高山——大地坪转移。

我们在屋后的山顶刚一站稳，敌人从竹园那边发起了冲锋，抢夺高地。当时，游击队的子弹较充裕，每人带有五十来发。我们居高临下，子弹象泼水似地落向竹园，打得竹子啪啪地响，打得敌人抬不起头。

跟着，游击队发起了反冲锋。就在我们冲向敌群的途中，敌人的冷枪击中了方队长的腹部。一班长看见队长负伤，扑了上去，驮起他就跑上山，掩藏在一个树林里。这时候，敌人冲上来了。敌强我弱，又失去指挥，游击队便很快撤离金家湾，转移到大地坪。

天亮以后，正当敌人以征服者的姿态肆意践踏游击队的驻地时，一路游击师一百多人支援来了。我们又从大地坪打回了金家湾，一直把敌人撵过竹根河，撵回钟铺湾的巢穴。

我们是从后山的一条沟壑里，找到方队长的。在敌人冲上山头时，为了防止发生意外，方队长忍受伤痛，从山林滚

落山沟。这时，他已经是奄奄一息了。但他仍关心着参加会议的同志，惦记着他们的安全。他断断续续地问道：“敌人……打退了吗？”“道委领导同志，其他同志，都安全转移了吗？”当他得到满意的答复后，停止了呼吸，跟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永别了。

方升堂同志原是我们乡少先队的干部，在白色恐怖包围中，他带领我们青年冲杀出来，组织了这支游击队。他作战勇敢、沉着，同志们都很尊敬他。现在，为了保护这个地区的火种，保全游击队，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与青春。先去了这样一位战友、指挥者，同志们又怎能不悲痛、不怀念！

掩埋了队长的遗体，游击队员们擦干了眼泪，怀着为阶级兄弟报仇雪恨的急切心情，又投入了新的斗争。

日打交通 夜烧木城

上面提到过，西家大山以东一带，布满进山清剿的敌军：钟铺湾驻有敌四十七师师部，吴家店驻有敌一个团，李家集驻有敌人一个连。

敌人尽管兵力麇集，威威风风，骨子里却害怕红军、游击队，害怕群众。为了防御，敌人在西家大山顶上筑起了集团工事，还利用山上的森林资源，沿竹根河方向，修了一个古来少见的木城，即把一条岭上的大松树砍断，横倒在地，凌空露出毛乎乎树梢一端，作为前沿障碍物，远远望去，就象一条逶迤而行的长龙。那架设在山顶的一挺挺机枪，对准竹根河一带，虎视眈眈，见影就打。望望这个古怪的东西，游击队员们又气又恨，发誓早晚要毁掉它。

敌人在西家大山以东集中了这么多的兵力，周围一带被